

星讀九

閣史畹

史牘史

論言論



五、四、三

二、一、〇

九、八、七

六、五、四

星
閣
史
論

趙青黎 著

中
華
書
局

星閣史論目錄

項羽本紀書法論

治不復三代論

留侯論

灌嬰論

先帝不取荊州論

蜀漢後帝論

武侯論

費禕論

漢王允唐五王合論

唐論

徐勣論

宋論上

星閣史論目錄

宋論下

于謙論

星閣史論

項羽本紀書法論

清 星閣趙青黎著

思深哉。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也。而後人反用爲譏議。豈以史公之意爲伸項以絀劉哉。吾謂史公實援楚以例秦耳。蓋秦之以詐力并天下也。天下人之所不欲予也。天下人之所不能沒。卽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。然秦旣以詐力并天下也。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。天下人之所不能沒。卽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。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。復作羽本紀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。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。亦西楚之自號爲霸王而已矣。夫羽之不得與於正統也。易知而秦之不得與於正統也。難知。躋羽所以閔秦也。不然。而果伸項以絀劉也。則羽本紀紀羽足矣。冠以漢之年月何爲者也。冠漢之年月於羽本紀。其非伸羽明矣。且史公誠何愛於羽而必欲進之。亦豈不知劉氏之當尊。而獨難於羽而一退之哉。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。秦必不可退。而徒退羽以爲尊劉氏地。吾恐溯帝系者。固且數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漢。則是以恣睢無忌之秦。上同於積功累仁之業。而順天應人以誅無道者。且夷而與無道者。相爲揖讓周旋。其際可乎哉。夫是以斷然躋項羽於本紀而無疑也。然則本紀之名。其可假乎。當章邯圍趙時。諸

侯環救畏秦強，莫敢先發。非羽則趙之亡可立待，趙亡則諸侯必瓦解。諸侯瓦解則秦之將吏將復爲秦守。高祖其能安驅無阻，從河北以入武關乎？夫斬蘇角，虜王離，降章邯，諸侯懾伏，入關。高祖恐謝天下全勢，固已在羽矣。比且宰割天下，分王諸侯。羽之烈，豈在秦下哉？且羽本紀首書秦二世元年爲陳涉始事也。中去漢之元年，凡三載餘無年月。史公作月表，世以爲補其闕耳。嗚呼！月表而曰秦楚之際，高祖紀贊而論三代之治，謂若循環，意蓋深遠矣哉。

治不復三代論

論者以封建井田之不復，歸咎於漢文帝。此亦責備賢者意也。而其實不然。是在高祖，不惟高祖，抑在留侯。想秦之始變阡陌也，必以增田之說愚民，而民果見其田之以變阡陌增也，遂趨令恐後耳。使高祖當入關時，進秦父老告以阡陌之害，歆以溝洫之利，而民方惴惴於求生之莫必，而入關者不獨冀其生也，且復從而利導之。其誰不樂從者？至文帝非其時矣。民之業於田也，長子孫矣。一旦取其田而井之，未見溝洫之利，早受失田之害。其毋乃以搖民心而召亂矣乎？民見近不見遠，我以爲古也。因之民以爲變而駭之矣。是故國家當守成而議創制難。庸主無論矣，卽大有爲之君，慨然更始，而老成持重之臣，往往稱述宗祖，以力爭於廟堂，而其時之民，亦復恣其怨咨，則勢不得不退而自息。其不當以封建井田歸咎文帝也明甚。惜乎高祖起自亭長，未嘗學問，其言曰：乃公以馬上得之，安用詩書？詩書之不用，而封建井田云乎哉？願高祖帷幄留侯運籌，誠講明其制以進之，度無不聽。然而留侯且沮食其謀，銷六國印，夫封建

與井田相表裏。先儒論之甚詳。而世之人。且相與善其銷印。至引石勒言證之。成敗利鈍。橫梗胸中。吾惡知夫鑄印之必敗。乃公事耶。吾固知夫銷印之必無由。以復井田矣。故曰。不惟高祖。抑在留侯。獨文帝以謙恭美質。惟清淨是主。有可議制之賈生不用。出傅長沙。坐使叔孫通。以區區綿蕞。上揜三代禮樂。而秦制之不盡草也。悲夫。

留侯論

留侯功在漢室。而其學術之害。遂中於人心。而莫可救止。蓋天不能有陽無陰。地不能有剛無柔。人事即不能有成無敗。有利無鈍。聖人一斷於是。非可否。董仲舒曰。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諸葛武侯曰。成敗利鈍。非臣之明所能逆視。而留侯者。必欲其成。必欲其利。曰。吾安能置吾身於敗。且鈍而勿恤。身敗且鈍矣。而所執爲是。爲可者。不適以自厲乎哉。於是權事勢。揣人情。擇一有成無敗。有利無鈍之地。以自處。所處既定。而智者不能以聰明亂其謀。勇者不能以強力奪其守。冥然頑然。日以其敗且鈍者。予人。而忍而予之敵。忍而予之友。至忍而予之君父。嗟乎。天下固有其學術之害。忍予君父以敗且鈍焉。如是哉。設令以之予君父。而君父不受。以之予友。而友不受。以之予敵。而敵亦併不受。則其術窮。而身與名俱裂。又烏足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心。留侯者。不予則已。若其如是。以予之人。卽如其受之。不惟其敵受之也。其友受之。其君與父莫不受之。而乃以全乎其有成無敗。有利無鈍。亘今古而獨得之一人。復誰知其學術之爲大非。爲大不可。爲大有害。而莫可救。東坡謂留侯不能忍。圯上老人教之忍。夫不忍而敗。忍

則成。不忍而鈍。忍則利。是固以其忍爲得計。知博浪椎之爲荆軻聶政。不知漢室佐之非伊尹太公。而充其類。且至於無父無君。而聖人之道息。或曰。留侯忍耳。忍小忿耳。何至如子言。嗟乎。留侯之忍於其敵也。無論矣。其於淮陰友也。當其請王。而高祖怒。誠不可明言。迨夫僞遊雲夢。可因事白也。不則置宴宮中。可奮身救也。留侯若以爲如是。我將受其鈍。我將受其敗。而於是乎忍之。識者且援是以斷留侯爲漢非爲韓。嗚呼。愛人者及其屋上之烏。而顧忍於其王孫。豈得謂斯論過哉。太公高祖父也。當楚之置於鼎上。意不過爲罷兵耳。竊負而逃。遵海濱而處。猶且樂以終身。兵何遂不可暫罷。而教高祖以忍其父。父猶君也。則使易而以處留侯。其忍於高祖也。固不待教矣。分我杯羹。何忍出諸其口。而人且以爲不如是。則太公必烹。不知籍固婦人之仁者。甘言請和。迎太公以歸。度楚無異說。觀夫宴鴻門。而亞父示之玦三。卒不忍。寧於太公而獨忍諸。恐觸怒於匹夫之勇。轉至烹耳。留侯權之矣。不烹我固坐收其成。與利烹而以激吾將士。則敗與鈍仍在楚。其能爲太公任不烹哉。太公之不烹幸也。徒羨其幸成。而竟忘其言之爲不忍出也者。忘乎其不忍出而其出也忍矣。亂臣賊子之接跡於天下忍耳。故曰是可忍。孰不可忍。嗟乎。決策不可不百戰百勝。居心斷不容自利自私。自利自私。惟婦人女子擇以自處。狀貌若婦人女子。史公之意微而聖人之道孰是昌言以救之者。

灌嬰論

呂后崩。產祿擅兵。劉氏殆哉。岌岌乎。然卒賴以安者。非平勃乃灌嬰也。假令灌嬰而爲呂氏。則以禁中素

練之軍。禦諸侯烏合之衆。可一戰破之。卽不然。而堅守滎陽。老諸侯之師於城下。雖百平勃。其能消呂氏之奸心。弭其變亂哉。且平勃何爲者也。不過使人規鄴商焉已耳。規之而商之從與否。未可必也。商從矣。而呂氏之受其給與否。又未可必也。賈壽來具以齊楚合從告產。平陽侯聞而馳語丞相太尉。太尉勃乃敢馳往北軍。僅而得入。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。復不敢訟言誅之也。方且授事於朱虛。而至日晡。此其瞻顧抑甚矣。是以後之論者。皆曰幸也。軍之左袒也。幸也。呂氏之無知而受其給也。然軍不左袒。呂不受給。劉氏其遂終殆乎。非也。其時嬰已與齊楚合。而滎陽之兵屯數十萬。滎陽關中襟喉也。逐獸者張其網矣。挺而走險。不得脫焉。絡馬首。穿牛鼻。雖有魘觸。其能肆其毒耶。故呂嬰亦旣怒之矣。產祿非不悟也。所依違者。冀得垂憐以丐餘生。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。彼前之請將三呂而居南北軍者。誰乎。請諸出入宮而居中用事者。誰乎。何惴惴焉。止爲免禍計也。及其後而相與陰謀。亦復以吾屬無類爲辭。此其心大概可知。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。豈得謂袁綏之言過哉。史稱灌嬰至滎陽。乃謀曰。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。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。以視瞻顧若平勃。果何如也。君子讀之。以爲其書蓋微而辨。

先帝不取荊州論

荊州四達之區。用武之國。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。不宜展轉坐失。濱於危殆。厥後魯肅案地。呂蒙襲城。俱借爲口實。嗚呼。此特計其理或然耳。余嘗爲之推其時勢。有不可以遽取者。方帝寄居新野。其不爲操所翦亦僅矣。魏書稱表病篤。託國且云。卿便攝荊州。松之已斷爲不然之言。就令果然。而表多內嬖。

私其幼子。出以荊州讓者。入焉而心變矣。土地之大。人民之衆。不可以一時虛言。遂入而據之。先帝固宜以辭也。設表當日號於國中。置先帝臣民之上。猶必推之三授之三。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。不然。其何由而受之。且恩澤未施。衆心未附。窮而歸人。不逾時而入其宮踐其位。不愈以滋奸雄之口。而肆其悍焉。攘臂之爭哉。先帝謂表曰。久未騎射。俾裏肉生。是先帝亦心切。而姑以窺表也。表聞之不悅。則表之言。攝未可謂信也。其嬖臣蒯越蔡瑁輩。卽欲因會取帝。則衆心信未附也。然則表存時。其不可以取荊州也明甚。表卒。蔡瑁爲奸。立其妹之子琮。未幾。悉以荊州降操。夫新野之兵。不過數千。卽欲於立琮之日。與問罪之師。瑁不能戰。豈不能守。且瑁素通操者也。不難出一介使以達其請。而堅城之下。救兵四至。進無所乘。退無所歸。不數月而爲俘虜矣。齊人有言曰。雖有鎡基。不如待時。雖有智慧。不如乘勢。韓子曰。其得水。上下於天不難。其不得水。濱瀨笑之者八九。先帝之謂也。至若權之索地襲城。則又有說。蓋權之勢足以取荊州。雖授自劉表。何益。苟先帝之勢足以守荊州。卽借自權何害。此固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強弱。而非關荊州之取與不取也。夫荊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。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。不失於益州未定。綿竹阻險之日。而失於漢中大捷。威震襄陽之時。時爲之也。勢爲之也。時與勢抑又有天焉。未可遽議其不取也。嗟乎。如使先帝當日大敗吳人。反荊州爲故物。豈非事所甚快。而竟不能也。謂之何哉。謂之何哉。

蜀漢後帝論

嗚呼。亡國之君。若蜀漢後帝。可不謂中材之主哉。惜武侯先卒耳。武侯不卒。必不失國。司馬昭顧以不思

蜀之言。遂曰武侯且不可與圖存。其信然耶。人君之善。在任相。繼世之美。惟法祖。後帝當日終武侯無掣其肘者。疾篤薦蔣琬等俱見擢用。豈非生盡其才。歿遵其訓者與。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。其時老臣受顧命之重。藏太府之盟。不轉盼卽背之者。往往而然。武侯雖聖。分則臣也。東西南北。惟所命耳。卒乃拱手以靜聽其經營。此固有人君之度矣。且帝卽位垂四十年。未聞有大失德。若吳魏主之營宮室。繕園囿。築臺盤池者。燕燕夜飲而醉行殺戮者。田獵遊敖。所過蹂躪。徵發無算。而疲民於奔命者。故曰武侯不卒。必不失國。匪直不失國也。吾知朝廷宮府。穆然肅清。渭濱之屯。兵民浹洽。而其主之失德。又有以驅之。咸陽關西。誰爲守者。卽以智力論。司馬懿差可耳。師昭豈其敵哉。然則後帝之不克終。復漢業。稱令主者。武侯之先卒爲不幸也。若郤慮所云。雖欲欺三尺童子不能。且以無憑之身。入不可知之域。而時露其留戀慨嘆之情。危道也。我方失國。人甚疑我。幸且輕我。惟乘其輕心而用之。則疑去而身得安。故不思蜀之言。亦聊以應昭也。或曰。今後帝求賢之切。若昭烈於武侯。意必有武侯其人者出。卽不然。而擯斥祗陪。亦可無傷國本。至不幸而背城借一。身殉社稷。尙足告無罪於列祖。然此皆上智之主優爲之。而非後帝所及也。後帝者。中材之主也。若謂武侯且不可與圖存。彼直以武侯爲何如人耶。

武侯論

渭南之屯。難布耕戰。不相驚犯。此卽古者寓兵於農。地水所爲師也。井田法廢。多由徵調。不則召募而已。兵不知耕。民不知戰。展轉運戍。疲於道路。嗚呼。其亦坐自困也已。然而誇富強。稽版籍。則曰吾徵吾民。而

張吾三軍耳。蓋自春秋以來。唯管子內政差近古。其他如晉之州兵。魯之邱甲。無不殘民以逞者。曹操新定冀州。按籍謂可得三十萬衆。此曷恠焉。孫權隸其民以賞有功。又其甚者矣。乃後之巧行其說者。且援周官以爲證。夫周官所記。上地家七人。可任也。者家三人。中地家六人。可任也。者二家五人。下地家五人。可任也。者家二人。言力作任職之民耳。豈徵調爲荷戈執殳之士耶。其曰家者。合男女計之也。男女各半。虛其一爲之主。故曰可任者幾人。幾人也。傳稱蜀戶二十八萬。口九十四萬。武侯兵止十二萬。猶不忍盡用也。三分更下。然應變非長之譏。實由是起。王者之行師也。不務爲其必勝。惟務爲其不可敗。大索戶口。驅之疆場。一有挫衄。何以善後。武侯惟務爲其不可敗。而陳壽譏之。適見其惑而已矣。余少時嘗奇延計。惜武侯不用。今而知武侯之不用延計宜也。無論涉險致遠。難可卒達。就令咸陽以西垂手可得。而驍悍如延。能保無邪心乎。就令無邪心。而魏軍四集。蜀道未通。新附之衆。不無騷動。君子觀鍾鄧而嘆戰勝後之安輯爲倍難也。以彼易此。必有能辨者焉。屯於渭南。曠日相持。殊類迂濶。而業惟可大則可久。伏至險於至順。藏不測於至靜。旣以伏魏人之背。而拔其根本。復不以虛聲扇惑吳人。謹慎者之規略。蓋如此。羊陸輩小師其意。猶足以靖其封疆。况以武侯之誠信。素結民心。而又親見其師旅之藹藹。若家人父子也。簞食壺漿。有不爭迎恐後者乎。大功未奏。將星遽隕。漢之不幸也。三代井田之法。坐是不復。昔人有言。車戰廢而民不得保其生。可勝嘆哉。

蜀漢之亡。亡於費禪。黃皓爲足責哉。皓不過小有巧慧。便給善伺人主意。旨非有大奸大慝。若莽操。并非有深根固黨。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。終允之世。皓位止黃門丞。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。允卒。驟擢爲中常侍。其時任大將軍。錄尙書事者。非禪乎。以陳祗代允爲侍中者。非禪乎。傳稱祗與皓相表裏。皓始預政。皓固不遽預政也。禪以祗爲賢。越次用之。皓乃得張其羽翼。以肆行其志。而帝之追怨允者。日深。是允能以嚴憚制帝。欲於將萌。而禪徒以材幹事主。豈大臣之本計哉。故來敏嘗稱之矣。孫權嘗器之矣。允父和嘗決之。而允亦自嘆爲才之不及相遠也。嗟乎。此禪之所以貽蜀於亡。而卒以自隕其身乎。延熹十六年。書曰。盜殺大將軍費禪。具官蓋深譏之。譏其防衛不密也。抑其誨盜實甚。當吳人辨難蜂至。何遽不能鎮之以靜。折之以片言。而顧爭不屈於輿人之口。然猶曰。國命攸關。不得不爾。至其先上鹿車。意氣自豪。是傳所譏。舉趾高而心不固者也。彼羽檄交馳。與客對戲。無倦色。又其甚焉者矣。鉏麈之刺盾也。見其秉燭。整朝衣冠而坐。乃觸槐死。盜亦有人心哉。故大臣之立朝也。必內正其身。有不苟之言笑。而後上格其君。旁爭其寮案。以下制夫宵小。申屠嘉召貴鄧通。通叩首涕泣謝罪。漢武帝倨待大將軍。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。蓋其素所積漸然也。武侯曰。先帝知臣謹慎。故託臣以大事。而其兢兢於宮中府中者。尤至。禪不知以謹慎持其躬。因不知以嚴憚事其主。其視黃皓直易與也。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。身殞而蜀以覆滅。其誰貽伊戚也與。或曰。蜀亡距禪歿凡十年。何不責黷武之維。而專責禪。卽維嘗並禪錄尙書事矣。獨不宜於制皓乎。然維錄尙書在皓預政之後。皓之預政適當禪秉國之時。火之燎原也。必於始然撲之。

水決其防。從而壅焉。必無及矣。枝附葉連。蔓草其猶難圖哉。且維非禕匹也。從魏新至。未獸人心。禕少長於蜀。左右於帝者久。與允俱爲太子舍人。遷庶子。允能制皓。而禕不能。禕亦何辭之有。若夫義關討賊。非同黷武。卽小有損。譬則手足差跌之疾耳。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。允之嚴憚。利在腹心。而禕之輕肆。中於膏肓。患固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。以患之旣見。而從而責蠱惑君心之黃皓。嗚呼。責黃皓愈不能爲禕也。恕矣。

漢王允唐五王合論

漢王允以窮治羣盜而敗。唐五王又以不誅武三思而敗。易曰。有嘉折首。獲匪其醜。言威震而刑不濫也。允之敗宜也。然何以爲唐五王解乎。書曰。樹德務滋。除惡務本。言去惡則務絕其根本也。五王之敗宜也。然惡知五王之不窮詰武氏者之非。卽鑒於王允乎。鑒前車而徇其迹。與師心自用者等。醫之治疾也。疾在表者。清其肌以散之。固其本以禦之。誤投下劑則死。若表之旣失。邪入於內矣。用參苓而不敢攻。則邪愈深入。一發而遂至於不可支。允之羣盜。疾在表者也。而窮治之。與下劑何異。五王之武三思。邪在內者也。棄而不誅。其終不可支何怪焉。且禍每中於所恃。而患多伏於所忽。王允以大慙已除。可恃無恐。而不虞羣盜之敢於內向。其敗易知。五王以唐祚已復。君位已正。優游以導其和。而小人可不盡去。世且有舉陰陽之不相無。謂宜開以自新者。甚或執激變之說。以昌言於衆。而自來君子之敗。適足實之。則五王覆轍。將浸尋於天下後世。而焉所終極。故朱子於夬之彖傳不禁憤然曰。觀剛長乃終一言。聖人豈不欲小

人之盡去耶。三思之禍無論已。賈誼曰。習與正人居。不能毋正。習與不正人居。不能毋不正。性與習移。卽明主猶且受其蠱惑。獨中宗也哉。是故去君側之小人。不可不盡。而敵國外患。雖緩追逸賊焉可也。

唐論

唐藩鎮得古封建遺意。而謂其亡在此。非也。亡唐者宦豎耳。宦豎始著於高力士。漸盛於楊思勗。肅宗後。禍遂有不可勝言者。一觀軍容。敗九節度矣。一關中小兒。遷上皇挾太子。弑張后矣。而漸且交張利口。忠義寒心。而漸且迭掌北軍。南牙拱手。猶曰假虎威也。顧乃敢行上弑。密專廢立。雖憲武之英主不免。庸庸者變起甘露。幽於少陽。習爲故常。至訟言門生天子。不又其甚焉者乎。故姚南仲上言曰。如盈珍輩不可勝數。雖羊祜杜預復生。亦不能爲治。嗟乎。終唐世二十君。而爲其所立者九。所廢者二。所弑者三。尙忍言哉。惟昭之弑。哀之立。由逆藩。然召全忠者誰。微韓全誨之逼。崔胤度不出此。大抵藩鎮非盡忠良。而未若宦豎之全不畏名義。故祿山之亂。平自朔方。如陝之禍。非藩鎮也。德宗如奉天。奔梁州。固藩鎮。而破朱泚。滅懷光。亦藩鎮。黃巢亂民。茂貞犯闕。而誅討奠安。奉迎車駕者。又皆藩鎮也。參而考之。得且過半。夫李晟。渾瑊。馬燧。李克用之功烈矣。而韓滉轉餉以饋軍。王鐸墨敕以召克用。鄭畋傳檄天下。王處存率先入援。乃能奏緒。他如設宴受代。有若賈耽。發兵襲靈武。有若楊志烈。雄鎮山東。破滔討悅。有若李抱真。常得李納陰事。有若劉元佐。四請除代。不欲子孫染汙俗。有若張茂昭。表請太子監國。有若韋皋。却韓宏美婦人。有若李光顏。雪夜擒元濟。有若李勣。奉代而斬悍將。有若王承元。重宰相以尊朝廷。有若柳公綽。不以式

微瀚節。委輸不絕。有若趙匡凝兄弟。而田氏父子。忠順受禍。其尤可悲者矣。藩鎮亦何負於朝廷。卽跋扈如王武俊。一說而令攻滔。強悍如田季安。一說而不救。趙正已獻三十萬錢以賞將士。田悅納幣三萬匹以付度支。而各爲之漸服。亦視朝廷所處置爲何如。而誠如烏重胤所奏。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。且藩鎮之逆。亦宜豎釀成之也。使代宗不遣馬承倩。則李寶臣不致玩寇。使德宗不聽朱朝鳳。則李納不致合悅。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。則懷光必不反。代宗能誅魚朝恩。程元振。則雍王之副自屬。汾陽可不用僕。固懷恩不用懷恩。卽不奏留嵩等。分師以失河北。嗟乎。忠貞如汾陽。其他無論。觀夫絳州軍亂。奉命往鎮。不以王元振之私己也。收而并其黨。皆伏誅。辛雲京聞之。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。而河東莫不奉法。寧於區區河北。有不咄嗟立辦者。則朝恩元振之沮爲大可恨也。况懷恩奏言以來瑱之死。深畏中官讒口。卽其叛。又豈本心耶。然則藩鎮之逆。實由中官。而藩鎮不失爲良法。微獨其賢者也。衆悍交立。必環顧而各自戢。劉從諫之奏。并使中官斂跡。彼朱逆之肆行凶惡。固克用新喪。莊宗始立。亦茂貞屢敗。難與爭鋒。故耳。不然。何三代有道之長。而太宗欲分封功臣。創業之主。識慮自遠。且同一德裕。而權能行於三鎮之効。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。則唐不亡於藩鎮。而亡於宦豎也。益信。

冷勸論

甚哉天之明且允也。有不終屈抑之才。有不可倖邀之名。而必無不敗壞。飾僞以藏身之惡。吾於唐之徐勣知之。當其侍霍讓飲以出走也。門者斫之傷頸。卒不死。及其佐命唐室。勳成名立。年已耄矣。復不死。